

非对称相互依存下中东欧地缘政治 与地缘经济关系的演绎分析^{*}

姬文刚

【提 要】 在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国际社会中，大多数相互依存变动是非对称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往往是引发冲突的根源。俄乌冲突以来，中东欧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变动的前沿地带。中东欧地区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构筑着对自身有利的相互依存关系。俄罗斯以苏联加盟共和国为地缘政治底线，美国在中东欧地区渗透地缘经济影响力，欧盟则专注于和东部伙伴国互动联系，中东欧国家在本区域成立次区域组织。不同力量在中东欧地区的较量让中东欧的地缘政治进入多国竞争时代。各国都在试图构筑对自身有利的相互依存关系，地缘政治的较量融入了更多的地缘经济因素，并向域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溢出。

【关键词】 非对称相互依存 俄乌冲突 中东欧 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

【中图分类号】 D75

【作者信息】 姬文刚，1980年生，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波兰研究中心主任，710128。

一、引 言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基本上相互尊重各自的地缘政治空间。持续了40多年的两极格局终结后，俄美不断相互挑战对方的底线。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人口、国土面积来看，中东欧国家都称不上大国，但始终是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竞技场。俄乌冲突爆发，让乌克兰成为中东欧地缘政治秩序调整的主要推手。布热津斯基曾将乌克兰描述为“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因此它是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①乌克兰作为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东欧地缘政治新态势研究”（22BGJ056）的阶段成果。

①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搅动中东欧地缘政治的关键变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冷战结束后俄美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有的学者认为,乌克兰危机和局势的恶化是俄美争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权力的表现形式;还有的学者认为乌克兰危机释放了大国间地缘政治力量重组的信号,各方在博弈中由于力量失衡,导致该地区的安全问题进一步激化并有失控风险。^① 这些研究都是将中东欧地区置于地缘政治框架下的深度讨论。按照地缘政治的逻辑,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实际上是欧美国家在创造一个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扩大的制衡联盟,这大大压缩了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地理空间范围。北约扩张到波兰、匈牙利、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理论上存在引发冲突的风险,但在现实中并未发生。作为应对,俄罗斯建立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对北约东扩实施软制衡。但当北约把地缘政治范围向乌克兰扩展时,俄罗斯却动用军事力量力图掌握该地区主导权,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如果坚持从地缘政治角度寻找答案的话,俄罗斯行为动机可以解释为乌克兰比中东欧的其他国家更重要,但这种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果只是要让乌克兰仍旧成为俄罗斯的安全缓冲区,军事手段并非俄罗斯的唯一选项。俄罗斯运用多种手段将克里米亚纳入其版图和在乌克兰使用武力的深层原因是基于经济战略的考虑。因此,本文引入地缘经济因素,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交织互动的视角讨论俄乌冲突以来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变化、中东欧地缘政治格局的新情况,以及中东欧地缘政治博弈的未来发展态势。

每个国家都基于本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构建自己的地缘政治空间。国家对外战略无法绕开经济因素。随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交叉融合,国家地缘政治空间的大小和国家获取地缘政治空间的手段都在发生变化。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全面理解需要综合考虑这两种因素。俄罗斯、欧盟和美国都是中东欧地缘政治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它们的政治经济行为影响着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空间的演变。在研判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时,有必要采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互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该地区的现实状况。

二、欧洲多重危机与中东欧地缘政治中心的凸显

(一)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交织共存的理论解读

地缘政治原本是决定国家发展的地理因素,却很快发展成为国家实施政治征服的理论愿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权力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愿景(geopolitical vision)的影响。地缘政治愿景则源于一国对特定地理空间的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的投射。^② 海权论、心脏地带论、边缘地带论等对地理空间的描述成为一些国家在实践中构建地缘政治空间的依据,它们以空间安全为终极目标,让对抗和冲突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

冷战结束后,学术界针对国际体系的未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本杰明·巴伯、塞缪尔·亨廷顿和罗伯特·卡普兰等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仍将由各国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所主导。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提出了“地缘经济”来解释冷战后的国际体系。

① 庞大鹏 《乌克兰危机折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结构性困境》,《当代世界》2022年第2期,第72~73页;柳丰华 《从大国经济外交到大国权力外交——普京总统第三、四任期的外交战略》,《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4期;李海东 《乌克兰危机,美俄谁都输不起》,《环球时报》2021年12月15日第15版。

② Paul Benjamin Richardson, “Geopolitical Visions, Globalis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Russia’s Eurasian Borders,”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Vol. 32, No. 1, 2017, pp. 7–21.

根据鲁特瓦克的说法,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仍将由各国之间的竞争驱动,但追求目标的优先方式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在新的地缘经济学年代,冲突的原因和冲突手段都一定是经济的。当经济摩擦确实转化为政治冲突,那些政治冲突也必须以经济武器解决,即便他们更愿意用过时的、强制性的地缘政治的方法。”^①用鲁特瓦克的话来说,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力量来源于“可支配资本代替火力,民用创新代替军事技术进步,市场渗透代替驻军和基地”。^②但针对冷战后出现的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现象,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相互依存的范式更具有吸引力。在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国际社会中,市场演变为一个强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经济优先事项主导着国家行动,军事力量的影响自然下降。然而,到了21世纪,国际范围内的经济相互依存迅速增加的同时,挑战和风险也随之迅速增加的同时。自由主义者对“历史终结”的期望很快被地缘经济竞争所取代。地缘政治背后的地缘经济因素浮现出来。瓦莱丽·M.哈德森等人认为,地缘经济是由经济因素所推动的通过经济手段实施的领土控制战略,投资和贸易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③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和詹妮弗·M.哈里斯将地缘经济定义为“利用经济工具促进和捍卫国家利益,并产生有益的地缘政治结果”。^④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关注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贸易是权力竞争的手段,而不是超越权力竞争的工具。当经济相互依存产生的“人为空间”与特定的领土地理边界出现吻合时,特定领土的地缘政治争夺就变得不可避免。具有破坏性的军事手段对追求权力的吸引力也会上升。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军事力量是地缘政治的核心基础,权力的研究就是军事力量的研究和使用。^⑤我国学者刘雪莲指出,国家即便不能保证对于重要地缘空间的绝对控制力,也必须能够确保其地缘政治对手同样不能在这些地区享有战略优势。^⑥

地缘经济学秉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强调权力竞争如何驱动国家行为。地缘政治学承认特有的地理特征影响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地缘经济学则认为国家经济行为也塑造甚至改变地理空间,从而带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当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交织互动时,以地理空间为争夺对象的地缘政治竞争要求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都及时做出回应。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辩证结合需要综合考量三大因素。

第一,国家的地缘空间具有动态性。地缘政治理论家往往把一些关键地区如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特定空间的独特自然条件是决定该地区重要性和发挥作用的基础。随着地缘政治的争夺中融入了地缘经济因素,对领土的军事扩张和控制转变为以领土为根基的资源和市场争夺,这意味着国家能够构建新的地理空间。国家的经济行为改变了传统的地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不再完全被动地受地理位置和条件的制约,拥有

① 鲁特瓦克 《从地缘政治学到地缘经济学——兼论当代世界经济的冲突逻辑与经济规则》,《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1年第4期,第11页。

② Edward N.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National Interest*, Vol. 20, No. 20, 1990, pp. 17-23.

③ Valerie M. Hudson, Robert E. Ford, David Pack & Eric R. Giordano, “Why the Third World Matters, Why Europe Probably Won’t: The Geoeconomics of Circumscribed Engagem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14, No. 3, 1991, pp. 255-298.

④ Robert D. Blackwill &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0.

⑤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⑥ 刘雪莲、徐立恒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安全观》,《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2期,第69页。

了重置空间变化的能力。^①但这并不意味着边界和领土变得不那么重要。国家作为领土实体不可能遵循无视边界的商业逻辑，地缘经济竞争虽不以领土扩张和占领为目的，但仍以利益空间的扩张为终极目的，经济大国或经济集团特别注重“占领”“破碎地带”和“缓冲地带”。布热津斯基认为，世界虽然已经出现多极地缘经济族群，但地缘政治仍然决定着地缘经济的发展水平及方向。^②随着国家经济战略的调整，经济战略延伸的地方就是地缘空间可以延伸的区域。

第二，地缘政治的竞争充满了经济战略的实施。在地缘经济的视野下，国家间相互依存并未让竞争特性改变或减弱，改变的是竞争方式。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相互依存打破了国家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分界线，扩大了国家安全所涉及的范围。然而，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并没有消除冲突的逻辑。现实中的相互依存大都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③可以作为武器威胁别的国家。政治学家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L. 纽曼指出，全球经济中的不对称依存让特权国家能够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④在相互依存深度发展的情势下，区域内的国家享有共同的生存空间，任何国家对自身安全利益非理性的过度追求都会导致其他行为体的对抗行为，从而加剧地区整体的安全困境，反而危及该国自身的安全。这种情势在区域内大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手段多样化。国家利益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经济和政治融合的趋向。经济行为突破传统地理空间范围的发展趋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使得国家的战略竞争手段也越来越多元化。在面对重大安全威胁时，国家通常可以采用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种手段加以应对。内部制衡主要是指提升自身内部实力，比如增加军费、发展军备等；外部制衡则主要是通过与他国缔结联盟或强化合作来抵御最有可能的威胁。军事实力较为薄弱的中小国家采用内部制衡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受限，它们大都通过外部制衡的手段达到目的。以结盟和发展军备为手段的硬制衡行为并未消失，但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聚焦于软制衡或者有限的硬制衡成为一种代替选择。在激烈对抗的时期，各国倾向采取硬制衡，同时把软制衡当作辅助手段，让对手的进攻行为丧失合法性，或者作为迈向更严格的硬制衡战略的第一步，这两种战略经常结合起来使用。^⑤

每个国家都根据“特定的地理空间意向”和“地缘经济空间”构建地缘空间，各国的地缘空间反过来影响利益相关国的行为活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独立性以及交互性决定了区域乃至全球秩序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力量是通过军事手段投射的，通常是公开的，具有进攻特点，其操作逻辑是对抗，因此，地缘政治通常会产生向心力、高度威胁感知以及制衡或跟风

① 黄凤志、谭桂照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批判与“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经济蕴意》，《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6期，第59~78页。

②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2015年，第76页。

③ 按照罗伯特·吉尔平的观点，现代国际关系已进入相互依存的时代，各国采取更加合作的经济外交政策，融入基于规则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经济相互依存有“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当一国被其他国家依赖时，该国获得的是积极的影响力；当一国被其他国家影响时，该国获得的是负面的影响力或丧失自主权。非对称相互依存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参见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Henry Farrell &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79.

⑤ T. V. 保罗 《软制衡：从帝国到全球化时代》，刘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页。

行为。相比之下,地缘经济实力是通过经济手段投射的,通常比较隐蔽,其操作逻辑是选择性顺应。地缘经济会产生离心力、低或中等威胁感知以及不平衡行为。^①作为追求地缘战略目标的手段,经济手段可能不亚于军事实力,因为它是寻求相对收益的更微妙的手段。

(二) 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考量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峙已经成为过去式,俄美欧竞争却让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美国把俄罗斯定义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以遏制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和防范俄罗斯重新崛起作为其对俄政策的重要支点,通过北约东扩制衡俄罗斯。俄罗斯对北约第一次东扩并未表现出激烈的抗议。这并不表示俄美之间不存在地缘政治竞争,而是俄美竞争方式发生了改变。麦金德(J. H. Mackinder)曾说过,“每一世纪都有其本世纪的地理透视”。^②权力就来源于这种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俄欧能源关系存在着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双方都有可能获得影响对方的权力。这符合能源依赖的悖论,即“对权力政治和相关经济问题的正常看法是,能源供应商将对能源用户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情况也可能相反,因为用户也获得了对供应商的权力和影响”。^③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能源出口,俄罗斯60%的能源流向欧盟。假设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完全停滞,俄罗斯经济就有崩溃的风险。俄欧能源关系的悖论是俄罗斯经济依赖欧盟的能源市场。在政治方面,俄罗斯积极寻求西方的支持,希望成为一个被西方承认的大国,也依赖欧盟。因此,俄欧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是对俄罗斯不利的不对称。俄罗斯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管道将俄罗斯的油气连接到欧洲国家,守住在欧洲原有的地缘经济版图,对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保持克制和容忍。

俄罗斯被动接受北约和欧盟东扩的背后则是将地缘经济作为一种战略,想以此牵制欧盟。比如,针对西欧国家出现过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顾虑,俄罗斯联合中亚国家修建沿里海海岸的天然气管道,协助中亚国家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提升西欧国家的安全感。进入21世纪后,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和欧盟的能源需求改变了欧盟和俄罗斯之间不对称关系,俄欧的相互依存关系发生了不利于欧盟一方的反转。欧盟越来越担心对俄罗斯能源过度依赖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就天然气而言,欧盟的中东部成员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欧盟西部国家。在2013年,比利时、法国和荷兰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不到10%;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相比之下,德国一半左右的天然气进口依赖俄罗斯;意大利40%左右的天然气进口依赖俄罗斯;奥地利、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60%的天然气进口依赖俄罗斯;波兰则高达80%;保加利亚所有的天然气都依赖俄罗斯。^④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使它们的能源使用特别容易受到供应削减的影响。欧盟试图创建更自由的能源市场,但俄罗斯以比其他可能的供应国更便宜的价格向欧盟提供天然气,从而占领欧盟的能源市场。

俄罗斯以能源为手段改善自身地缘政治空间的做法招致美国的强烈不满。一方面,美国利用北约把中东欧推向地缘政治争夺的前沿,向中东欧国家输出军队或营建军事基地,取得军事、政治上的优势。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海外投资”“经济渗透”“出口贸易”等更加隐蔽的经济

① Geoffrey Gertz & Miles M. Evers, “Goeconomic Competition: Will State Capitalism W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3, No. 2, 2020, pp. 117 - 136.

② 麦金德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6页。

③ George H. Quester, “Energy Dependence and Power: Some Paradoxes,” *Demokratizatsiya*, Vol. 15, No. 4, 2007, pp. 445 - 454.

④ Niclas Politiers, Simone Tagliapietra & Guntram B. Wolff & Georg Zachmann, “The Kremlin’s Gas Wars,”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2-02-27/kremlins-gas-wars>. [2022-05-08]

手段“抢占和控制世界市场”，来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通过左右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作，寻求自身经济繁荣，构筑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美国的介入让欧盟和俄罗斯之间软制衡的影响力下降，俄罗斯对欧盟的影响大打折扣。安德烈·克里科维奇发现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相互依存加剧了政治冲突以及经济和安全竞争。^①当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让俄罗斯丧失自主性时，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的直接军事打击。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二者兼备的存在。本文旨在捕捉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战略性质和战略手段不同，并针对它们的差异性以及交互性在实施国和目标国产生的不同影响展开分析。

三、中东欧地缘政治空间的新变化

在相互依存成为国际关系基本特征的背景下，国家需要在相互依存中共享生存空间。然而，任何一方对自身安全利益非理性的过度追求都会导致另一方的对抗行为，从而引发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动。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变动，地缘政治格局也可能被撼动。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东欧成为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最前沿。大国冲突并非单一的地缘政治因素驱动的结果，还潜藏着地缘经济力量。大国冲突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只在地缘政治层面，还会影响地缘经济层面。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严格意义上说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联动。

（一）俄罗斯坚守中东欧地区的地缘空间并继续融入亚洲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原本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发生了疏离。美俄展开的地缘空间争夺强化了这一发展趋势。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架构重建中是缺失的，其安全关切一直被忽视。^②北约东扩不断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彻底破坏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之间残存的相互依存，逐步把俄罗斯孤立和边缘化。最初，俄罗斯采用软制衡的方式回应北约东扩，并没有试图从根本上挑战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罗斯兰·扎拉索夫指出，2014年发生乌克兰危机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寻求改变基于美国霸权的世界秩序，而是俄罗斯试图迫使西方在承认和尊重其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维持国际秩序。^③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试图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重新构筑新的相互依存关系，建立了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希望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但乌克兰倒向了西方，这彻底激怒了俄罗斯，俄乌冲突的爆发让俄罗斯坚定了实现欧亚兼顾的地缘政治目标。

首先，俄罗斯坚决捍卫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拜登上台，美国政府声援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乌克兰政府实施军事援助，主导北约加强在俄边境的军事部署，极力渲染“俄罗斯侵略论”。进入2022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直接把军队部署于北约东翼的中东欧地区。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地理空间作为确立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领土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边境、缓冲国和地缘政治枢纽的角色。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乌克兰拥有连接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包括天然气管道和高速公路网络。因此，它可以作为贸易和能源输送的走廊。它控制着通往欧洲的重要能源运输路线。

^① Andrej Krickovic, “When Interdependence Produces Conflict: EU-Russia Energy Relations as a Security Dilemm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6, No. 1, 2015, pp. 3–26.

^② 赵怀普 《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合作网络，2022年4月8日。

^③ Ruslan Dzarasov, “Semi-Peripheral Russia and the Ukraine Crisis,”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 No. 4, 2016, pp. 570–588.

如果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并由此加强乌俄的经济联系的话，乌克兰就可以纳入俄罗斯的地缘经济范围。但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这让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经济再一次遭遇挑战。此后，乌克兰又寻求加入北约，挑战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为了不失去对俄罗斯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的乌克兰，俄罗斯直接采取了军事手段。这再次证明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对苏联国家的影响力，始终坚守自己的地缘政治空间底线，俄乌冲突的结果会决定俄罗斯未来将采用何种手段。

其次，俄乌冲突意味着俄罗斯彻底抛弃融入西方的幻想，将重新定位其对外战略。俄罗斯不会放弃欧洲能源市场。沃伊切赫·奥斯特罗夫斯基指出，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大国的天然气市场是俄罗斯与欧洲地缘经济关系中最重要驱动力。^① 尽管俄罗斯使用能源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做法引起了美国的恐惧和抵制，但能源是俄罗斯实施地缘政治影响的有效手段之一。俄罗斯对西欧的天然气出口提供了维持其经济的重要外汇收入，并确保即使在国内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另一方面，为避免被欧洲和东亚双重边缘化，俄罗斯会利用欧亚经济联盟，连接苏联加盟共和国，拓展与第三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经济合作，实现“欧亚主义”的构想。2019年10月25日，《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正式生效，这对“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具有重要意义。欧亚经济联盟还与越南、伊朗、塞尔维亚等国签署了贸易协定。欧亚主义由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罗斯兰·扎拉索夫认为，欧亚主义需要将欧洲和亚洲合并成一个大经济区，共享工业、交通走廊和金融工具，将俄罗斯从欧洲和东亚的双重边缘重新定位为新欧亚的中心。幅员辽阔是俄罗斯可以作为陆地桥梁和实体经济联通中心的比较优势。^②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能源出口以及融入亚洲的战略均使美国感受到压力，美俄在中东欧地区博弈将持续不断。俄乌冲突因美国的介入争议不断，冲突的结果还会受到美俄关系发展的影响。不管结果如何，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将被削弱，亚洲成为俄罗斯现代化的潜在驱动力。俄罗斯通过发展多元化的伙伴关系，与多个地区连接以缓解美国带来的系统性压力。俄罗斯不是在欧亚大陆寻求霸权，而是将自己定位为地缘经济平衡器，利用经济合作来确保其他大国不会主宰其周边地区或欧亚大陆。^③

（二）美国跨越边界重构在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

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美国与欧盟的相互依存让美国成为获利多的一方。在美国看来，一个稳定的、强大的欧洲可以与它一起应对单一国家无法应对的跨国挑战。相反，一个动荡的、周边地区不稳定的欧洲无法发挥这一作用。美国始终重视跨大西洋关系，认为这将增强美国的安全与稳定，扩大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随着北约东扩，中东欧国家被纳入美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关切的范围，但是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使它们不愿意与俄罗斯对抗。这为美欧的相互依存关系增添了对美国不利的因素。为此，美国跨越原来的边界，重新构筑有中东欧国家加入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通过北约增加在中东欧国家的军事部署，依靠能源

① Wojciech Ostrowski,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of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S," *Geopolitics*, Vol. 27, No. 3, 2022, pp. 875 - 897.

② Ruslan S. Dzarasov, "Russian Neo-revisionist Strategy and the Eurasian Project," *Cambridge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No. 1, 2017, pp. 1 - 15.

③ Glenn Diesen, "The Geoeconomics of Russia's Greater Eurasia Initiativ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11, No. 4, 2019, pp. 566 - 585.

输出和资本投资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彻底把中东欧国家纳入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延展的范围，构筑一个对美国有利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个逻辑也适用于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中东欧地区。

首先，美国继续实施威慑战略，加强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把北约东翼作为安全防务的重点区域。大国通常会通过实施威慑来维护其信誉。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东翼国家于2015年11月召开峰会，开始了区域防卫一体化。在此次会议上，“布加勒斯特九国”^①成立，呼吁北约加强与东翼的联盟。各国领导人在2016年7月的华沙北约峰会上接受了这一要求。2017年，北约在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波兰四国部署了驻军，把这些国家变成与俄罗斯对峙的前沿阵地。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动作频频，在欧洲东部部署大量兵力，并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升级，北约会采取更多行动来加强常规威慑。

其次，美国向中东欧国家出口液化天然气，与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形成竞争。考虑到俄欧能源贸易的互利性，欧洲国家通常采用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的方式处理俄欧能源关系。但是，俄欧能源关系往往与欧洲安全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交织在一起，俄欧发展能源关系的经济理由被美国所质疑。同时，美国通过向中东欧国家出口液化天然气，挑战俄罗斯对欧盟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美国游说欧洲国家投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以促进未来的跨大西洋能源贸易。自2016年4月第一次向东欧国家输送液化天然气以来，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在西欧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向欧盟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220多亿立方米，估计价值为120亿欧元。从2016年4月至2022年初，欧盟从美国进口了600多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②2017年，美国成为“三海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时任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7月6日在华沙参加第二届“三海倡议”峰会。2018年第三届“三海倡议”峰会召开期间，特朗普给与会国发信表示，美国全力支持该项目。拜登政府已确认愿意支持“三海倡议”国家的能源安全。

目前，欧洲90%的天然气需要进口，预计未来几年这一比例还会增加。^③即使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不能代替俄罗斯天然气成为欧洲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但为欧洲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选择。随着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的增加，俄欧能源关系被迫嵌入美俄能源竞争的环境之中。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相对不发达更是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和贸易机会。在中东欧国家，美国投资总和远高于俄罗斯，尤其在被视为“三海倡议”领导者的波兰，美国的投资额超过对所有其他中东欧国家投资的总和。有观察家认为，“三海倡议”具有改变欧洲权力平衡的长期目标，通过内部一体化，中东欧将不再是欧盟的外围地区。经济目标的实现产生的“溢出”效应可能

① “布加勒斯特九国”于2015年由北约“东翼”两个最大的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发起。2015年11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小型峰会上，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九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关于“同盟团结与共同责任”(Allied Solidarity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的联合声明，重点提及了对待俄罗斯的政策，强调了九个国家对强大北约军事存在的承诺，认为北约能够有效应对安全威胁，美国随后表示支持这一倡议。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U. S. LNG TRADE U. S.,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Has the Potential to Help Match EU Gas Needs (Data until 10 January 2022),” https://energy.ec.europa.eu/system/files/2022-02/EU-US-LNG_2022_2.pdf. [2022-05-08]

③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EU Gas Storage and LNG Capacity as Responses to the War in Ukrain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2/729401/EPRS_BRI\(2022\)729401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2/729401/EPRS_BRI(2022)729401_EN.pdf). [2022-10-12]

导致美国与中东欧国家更紧密的政治和军事合作。^① 美国和波兰合作可以加强中东欧的能源安全，也可以增强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竞争力。中东欧地区不仅服务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也正在成为美国地缘经济延展的区域。

美国正在跨越地域对别国施加影响，扩展其地缘经济空间。俄乌冲突进一步把中东欧国家纳入北约的军事保护范围。不管俄乌冲突结果如何，俄欧经济关系将陷入更大的安全困境中。

（三）欧盟东扩积累的地缘经济空间充满地缘政治的较量

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非对称性依赖让欧盟时刻为能源安全担忧。重新建立一个有利于欧盟的相互依存关系成为欧盟的替代性选择。欧盟提出签署《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DCFTA)来加强欧盟与东部伙伴国的经济关系，其目的是把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六国扩展为欧盟的地缘经济范围。俄罗斯则希望这六国加入由它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保持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特殊地位。俄罗斯和欧盟的共同邻国就成为俄欧各自扩展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范围的区域。乌克兰成为双方较量的核心区域，俄欧都不愿意看到乌克兰被融入对方的地缘政治空间。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严重妨碍了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上整合苏联加盟共和国地理空间的构想的实现。^② 在俄罗斯看来，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不是一个区域合作和一体化项目，而是一个地缘政治计划。^③ 乌克兰危机后，欧盟各国已经认同在外交政策中以地缘政治为目标的做法，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第一，俄欧能源关系深入地融入地缘政治因素。尽管欧盟对俄罗斯能源有很强的依赖性，但是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一再动摇，欧俄关系变得复杂化。尤其是发生重大危机时，欧盟总是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开始，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欧盟总体上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性依旧比较高。2020年，欧盟约45%的天然气、25.5%的石油和54%的固体化石燃料都来自俄罗斯，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在2022年表示，德国天然气消费55%来自俄罗斯。^④ 俄乌冲突发生后，德国和法国等几个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美国以缓解欧洲的担忧为名，高价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欧盟不得不接受能源价格上涨的打击。

第二，欧盟与乌克兰密切的贸易往来是俄罗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的潜在威胁。2016年，欧乌《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后，欧盟与乌克兰的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见图1）。到2019年，欧盟已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占乌克兰贸易总额的40%以上。同年，欧盟与乌克兰的总贸易额达到433亿欧元，这表明乌克兰的贸易市场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转向欧盟。2012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出口占到25.7%，而对欧盟的出口占24.9%。到2019年，乌克兰对欧盟出口份额已达到42.6%，而对俄罗斯出口份额已下降到7.7%。^⑤ 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与乌克兰的进出口贸易额是最大的。在过去的25年里，德国对

① Łukasz Jureńczyk, "Cooperation between Po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Vol. 71, No. 3, 2021, pp. 165 - 177.

② Cristian Nitoiu & Monika Sus, "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the EU's Approach in Its Eastern Neighbourhood," *Geopolitics*, Vol. 24, No. 1, 2019, pp. 1 - 19.

③ Mila Mikalay & Marek Neuman, "Framing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s and Russia's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22, pp. 1 - 16.

④ Julian Wettengel, "Germany and the EU Remain Heavily Dependent on Imported Fossil Fuels,"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ermanys-dependence-imported-fossil-fuels>. [2022 - 05 - 08]

⑤ 乌克兰外贸实时数据，参见 <https://oec.world/en/profile/country/ukr>. [2022 - 05 - 10]

乌克兰的出口以每年 6.79% 的速度增长, 从 1995 年的 10.2 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52.5 亿美元。^① 在维克多·尤先科总统执政期间, 乌克兰已经与欧盟就签署一份联系国协定展开了谈判, 协议内容包括创建一个自由经济区以及放宽对乌克兰公民的签证政策, 乌克兰最终没有签署该协议。该协议一旦签署, 乌克兰将可能从欧盟获得开发能源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和技术支持, 从而获得能够独立管理和开发自己所拥有的大量能源储备的能力。这将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产生严重威胁。^② 俄罗斯需要提前采取预防措施来防止乌克兰的能源市场扩张, 确保乌克兰的天然气、煤炭和核能资源不会替代俄罗斯能源出口。未来欧盟和乌克兰关系何去何从, 可能会受到俄乌冲突结果的影响, 但是只要乌克兰还坚持向西方靠拢, 俄罗斯就不会袖手旁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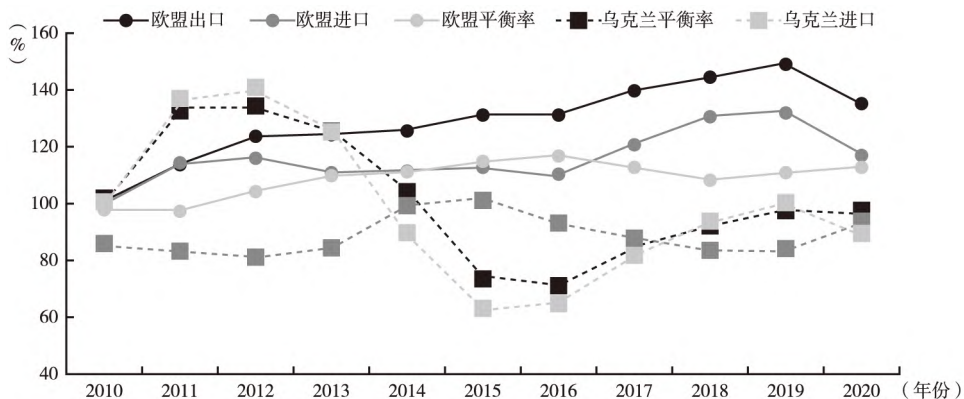


图 1 欧盟与乌克兰货物贸易, 2010—2020

说明: 进出口值以 2010 年的 100 为基准, (贸易) 平衡度 = 出口额/进口额

资料来源: Eurostat (online data code: ext_lt_introeu27_2020) and UNCTAD

欧盟地缘经济空间的构筑因俄乌冲突中断, 欧盟想构建一个没有美国介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设想也因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实现, 但欧乌的能源关系将是影响中东欧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

(四) 中东欧国家在“有限自主”和“追随”大国之间平衡地缘政治空间

冷战结束后, 中东欧国家与苏联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积极与欧美国家拉近距离, 纷纷加入欧盟和北约。随着俄美欧争夺程度的加剧, 中东欧国家的自主意识觉醒, 通过构建次区域合作组织增强其影响力, 但基于自身实力的有限性, 它们又不得不通过和欧美合作来保持自身在本地区的地缘空间范围, 从而创造出一种对自身有利的相互依存关系。

首先, 中东欧国家通过横向联系, 构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希望在其边界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区域, 而不为乌克兰等国家提供正式成员国的前景。对于一些中东欧国家来说, 它们需要的是避免陷入“缓冲”状态, 构建符合自己利益的地缘关系。乌克兰危机后, 中东欧国家相互合作, 在本地区强化次区域合作, 扩大各国自身的地缘政治经济空间。克罗地亚和波兰提出倡议后, 成立了“三海倡议”, 其成员包括中东欧的 12 个国家, 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和深化欧洲大陆东部被亚得里亚海、黑海和波罗的海包围的欧盟成员国之间

① 乌克兰外贸实时数据, 参见 <https://oec.world/en/profile/country/ukr>。[2022-09-18]

② Jokull Johannesson & David Clowes, “Energy Resources and Markets—Perspectives on the Russia-Ukraine War,” *European Review*, Vol. 30, No. 1, 2022, pp. 4-23.

的关系与合作。“三海倡议”不仅是刺激经济发展和消除中东欧地区生活条件差距的计划，也是将中东欧地区从以前外部势力扩张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计划。^① 2016年，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举行的“三海倡议”的首次峰会上，12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诺合作的领域主要包括能源、交通、数字通信和经济部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推动了波兰和整个中东欧地区在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布加勒斯特九国”成立的目的是加强北约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为了把乌克兰变成地缘政治扩展区，波兰和立陶宛邀请乌克兰共同组建了“卢布林三角”，^② 其宗旨是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政治和经济愿望。至此，中东欧国家结束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的分离状态，进入深入的合作阶段。

其次，中东欧国家利用次区域组织与美国加强合作，强化自身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次区域组织的参与国相对较弱，无法建成如同欧盟和北约一样的欧洲实体。它的地缘政治愿景需要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在2015年至2020年间，波兰与美国达成了十多份由美国向波兰供应武器和能源供应的合同。北约军队的存在增加了波兰武装部队的威慑潜力，美国通过能源合作帮助波兰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通过投资与波兰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布加勒斯特九国”将成为整个中东欧地区加强北约东翼、深化与美军事合作的有用形式。2019年，五角大楼对北约东翼的军事投资超过9.2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了近50%，几乎是2017年的七倍。^③ 次区域组织是超越旧有地缘政治优先事项的尝试，通过拉近该地区与美国的关系，加强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总之，中东欧国家和域外大国都在设法构筑对自身有利的相互依存关系，它们在中东欧地区追逐着各自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博弈结果。

四、未来中东欧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前景

如果某一相互依存关系进入了结构稳定的进程，地区呈现出政治、经济与社会相对的对称性依赖关系，至少是形成了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即使是无政府状态下，地区内产生的冲突将得到遏制，国家间的相互威胁感将会下降。中东欧地区的情况恰恰相反，并没有呈现出对称性相互依赖的特征。这使得未来中东欧地缘政治经济局势陷入动荡之中。俄乌冲突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延续和极端化呈现，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态势的变化仍沿着2014年之后的既定方向发展。唯一不同的是，俄乌冲突加速了中东欧地缘政治转变的速度。

第一，地缘政治的变动与地缘经济交织在一起，两者共同决定未来中东欧地缘政治的发展态势。从地缘经济角度看，各国竞相构筑对自己有利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其中，能源是各国竞争的焦点。那些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性比较高的国家，不会也不可能彻底与俄罗斯疏离，除非这些国家在短时间内找到可替代能源。那些对俄能源依存度不高的国家很可能疏离俄罗斯，然而只要这些国家能源依赖进口，俄罗斯能源仍旧是可以考

① Tomasz Pawtuszko, "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Poland and Eastern Europe: The Three Seas and the Bucharest Nine Initiatives," *The Copernicus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No. 1, 2021, pp. 5-26.

② 2020年7月28日，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三国外长在波兰东南部城市卢布林举行三方会晤，决定建立一种全新的地区合作机制，“卢布林三角”（The Lublin Triangle）由此诞生。

③ Tomasz Pawtuszko, "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Poland and Eastern Europe: The Three Seas and the Bucharest Nine Initiatives," 2021, pp. 5-26.

虑的选项。过去的德国以及欧盟一直试图把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与政治区分开来。即使俄罗斯与西方经济上脱钩，短期来看，俄罗斯拥有的资源优势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与德国及欧盟的经贸联系。

第二，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仍受到美国的制约。由于当前的冲突，欧洲各国的不安全感和防务意识显著增强。俄乌冲突是美国与欧盟走向新的分工的开始。北约在欧洲重新团结起来，美国在跨大西洋安全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美国通过北约框架赋予欧洲权力，希望其盟友能够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可以获得更明确的任务，保卫欧洲。北约还可以利用这场冲突作为大幅增加其在俄罗斯周边地区前沿存在的借口和理由。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已成为一项紧迫的政策选择。北约向北扩张将完成其对俄罗斯的“C”形包围，俄罗斯不仅无法融入欧洲安全体系，反而逐渐被逐出该体系。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稳步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美国对欧洲的定位仍然是大国竞争的工具，其与欧洲的战略联盟应该服务于印太战略。

第三，中东欧地缘政治突破了地域限制，向其他地区外溢并以地缘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及盟友运用多种手段予以回应。它们不仅使用军事手段，比如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还使用包括金融攻击、能源转移和出口管制等经济手段。这些做法刷新了人们对战争方式和大国地位的定义，扩大和深化地缘政治对抗，同时系统性地破坏地缘经济根基。西方国家使用的经济手段向世界展示了经济的相互依存不仅是不对称的，而且这种不对称还可以转化为强者手中的武器。俄罗斯的这一经历可以让其他有地缘政治抱负的国家相信，西方的金融和货币实力需要削弱，甚至应该受到挑战。受此影响，各大国竞相建立自己的系统和商业区域，重新配置经济力量的平衡。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将与已经产生的供应链安全问题相互影响，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和集体化趋向明显。另外，俄乌冲突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使俄罗斯转向亚洲变得更加紧迫。俄罗斯会坚定地驱动欧亚一体化项目，加强与欧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实现相互依赖的平衡。俄罗斯在欧亚地区不是排斥其他大国，而是必须与其他大国加强合作，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极有可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缘经济倡议——欧亚经济联盟，以尽可能巩固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

五、结 语

总体而言，俄乌冲突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影响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还将改变全球力量的分化和组合、地区秩序的瓦解和重组、意识形态的碰撞和融合。它的溢出效应导致各国需要调整战略定位，采取行动适应冲突后世界的新常态。俄乌冲突表明，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交流、联系和互动渠道可以武器化，因此，市场、商业、工业和货币的经济领域已经成为一个激烈的战场。^①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冲突与霸权的性质正在根据地缘经济的参数重新确定。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地理位置和空间的重要性，但纯粹的基于地理位置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会有所淡化，因为地缘政治优势的不足可以通过经济战略加以弥补。

(责任编辑：祝伟伟)

^① Jose Miguel Alonso-Trabanco, "The Geoeconomic Front of the Ukraine War," 2022, <https://www.geopoliticalmonitor.com/the-geoeconomic-front-of-the-ukraine-war/>. [2022-05-08]

society today. It diverts the public's attention , obscures the fundament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obscures the essence of its class politics ,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America to go out of its predicament and crisis.

Keywords: identity politics , equal treatment , identity , multiculturalism , populism

From Public Opinion Surveys to Public Opinion Calculations: Digital Capital in Western Political Elections

Mo Li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 digital capital emerges along with the political elites' need to know public opinion. From traditional public opinion surveys to big data collection and calculation , public opinion data is gradually commoditized. As a result , it triggered a system of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promoted the new relations formation. Digital capital is produced by the public's accumulated work on the internet ,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balanced possession , continuous production of surplus value , and continuous circulation and value increasing. In western political elections , digital capital is used for public opinion calculations. Political elites tailor information , adjust strategies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to voters based on the result of calculation. Digital capital has not yet realized the direct conversion with economic capital or political benefits due to the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public , the inefficiency of public opinion calculations ,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context. However , it has buried the hidden dangers of using and manipulating public opinion in exchange for personal political benefits. To reduce the damage of digital capital on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 we should ,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democracy , adopt legal systems and norms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ocess and purpose of digital capital use is in line with democracy's pursuit of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sovereignty in the people". And in this way , the use of digital capital can be one of ways for political elites to know and represent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digital capital , big data , democracy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i Wengang

Abstract: In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interdependence , most interdependence is asymmetric.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is often a source of conflict. Since the Ukraine crisis , the CEE region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global geopolitics. The main stakeholders in CEE us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ways to construct interdependencies to their advantage. Russia uses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as its geopolitical bottom line. The United States penetrates geo-economic influence in CEE , and the EU focuses on interacting with its eastern partner countries. The CEE countries initiate to create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region. The contest between different forces in CEE has brought the geopolitics of CEE into an era of multinational competition. Each country is trying to construct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to its own advantage. The geopolitical contests have incorporated more geo-economic factors and have spilled over to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outside the region.

Keywords: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 Ukraine crisis ,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geopolitics , geo-economy